

岑參詩傳

孫映達題

孫映達 著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岑 参 诗 传

孙 映 达 著

责任编辑 王 鸣 芦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

河南孟津县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80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册

ISBN7-5348-0092-7/I·44 定价：2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岑参的诗，千百年来以奇险、壮丽、奇险吸引着亿万读者。它引我们入于神奇瑰丽的境界；引我们去遍游中岳、探胜西域、神驰于天府四川、葱岭崑崙高山、那奇渺的大漠、那热海雪山、那嘉陵和峨眉，在他笔下都有着生命力。诗人是怎样探索诗的奥秘？又是怎样认识生活的呢？的确，诗人的一生像是战歌；像是传奇；像是一个神秘的梦幻。这本书即是以岑参的一生为经；以诗人的作品为纬，组织了一个诗人的传记，突现了一个诗的灵魂。作者以求实的态度、严谨的治学精神、朴实的语言，给人以诗人的本来面目。无夸张渲染，但又生动自然，富有学术考据价值。

小 序

岑参，作为盛唐诗歌的重要流派“高岑诗派”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一向以其边塞诗驰名于中国古代诗坛。岑参在祖国的西部边陲的雪山大漠中倚马草成的奇瑰诗章，确实有着极其鲜明的艺术个性，表现出阳刚之美的特有魅力，曾使得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感奋不已，以至流泪。我们今天读来，仍然为之振奋，觉得其中流注着我们民族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。岑参的诗，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一种特别的艺术类型。在岑参同代人的诗中，在岑参之前以及他之后的诗中，我们很少感受到岑参式的独特风味。他的山水写景诗也有着不同凡响的造诣，并饮誉当代，这点却较少为后人所知。岑参的诗歌确实是尚待深入挖掘的艺术宝库。

但是这位重要的诗人却在两《唐书》中无传，目前学术界对于他的诗歌的考察往往只局限于边塞名篇，认识很不一致，研究也不够深入。显然，很有必要以他的诗文和有关史料为依据，对其生平作全面探讨，以求进一步了解这位诗人的生活、思想和创作的真相。

岑参经历了天宝前后的盛世和乱世，他的生活史和创作史与大唐帝国的兴衰史同步。诗人虽经充当过雄壮的武职中的角色，却不免以凄凉的悲剧了结一生。在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生的起落浮沉之中，产生了他的诗歌，有高亢的功威

也有低沉的呻吟。这些诗歌遗产是一千二百多年前传存下来的历史文物，对之加以考究，刮垢磨光，恢复其活生生的本来面目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并饶有趣味的事。

为了便于评述，不妨把诗人的一生分为四个时期：

第一期：读书和漫游时期——749年（三十三岁）以前

第二期：往返边塞时期——749年（三十三岁）至756年（四十岁）

第三期：进出台省时——757年（四十一岁）至765年（四十九岁）

第四期：宦游蜀中时期——766年（五十岁）至769年（五十三岁）

让我们回到古老的李唐时代，追索岑参在中原、关陇、西域和巴蜀的行踪，作一次历史的巡视。

目 录

小序

- 一、“国家六叶，吾门三相”
——家世对诗人的影响 (1)
- 二、隐读嵩阳
——山水诗的试笔 (7)
- 三、出入两京 漫游河朔
——落第布衣的诗 (14)
- 四、安西的边塞生活
——一新耳目的从军诗 (27)
- 五、北庭征戍
——边塞诗创作激情的迸涌 (41)
- 六、从供奉右省到谪宦虢州
——在乱世中浮沉的歌吟 (57)
- 七、回京与入蜀
——或忧或喜的宦游诗 (69)
- 八、从出守嘉州到客死成都
——暮年的凄凉心声 (82)
- 九、雄健奔放 奇特壮丽
——边塞诗独特风格的形成 (93)

十、摹陶追谢 浓淡各异

——山水景物诗的多种色调 (112)

附录

《唐才子传·岑参传》笺证 (132)

岑参生年考索 (138)

岑参与润州 (152)

岑参游河朔考辨 (160)

岑参边塞经历考 (170)

岑参边塞诗地名笺释 (193)

岑参年表 (227)

后记 (232)

一、“国家六叶，吾门三相”^①

——家世对诗人的影响

岑参在二十九岁时作的《感旧赋》^②中自述其高贵的氏族系统说：“赫矣烈祖，辅于周王，启封授楚，佐命克商。”古代文人总是喜欢称道为圣为哲的远祖，这和陶渊明以“悠悠我祖，爰自陶唐”（《命子》）为自豪、杜甫以“圣人之后，世食旧德”（《祭远祖当阳君文》）为荣耀一样，虽然这种世系的追述并不一定可靠^③。

岑氏旧望南阳（今河南省南阳市），从岑参的高祖之父善方（南朝梁长宁公）开始徙居荆州江陵（今湖北省江陵县）^④。岑参的先祖中煊赫者有后汉征南大将军、舞阳侯岑彭^⑤，从光武起事，后奉敕击公孙述，长驱入蜀，“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，径拔武阳，使骑广都，去成都数十里，势若风雨，所至皆奔散。……述大惊，以杖击地曰：是何神也！”^⑥永平中图形于云台，是“云台二十八将”之一。他当是岑参所向往的人物，岑参对“功名只向马上取”（《送李副使赴碛西行军》）的万里从军生活是有极大兴趣的，这导致他创作了许多奇伟瑰丽的边塞诗。

然而他最津津乐道的光荣家世是“国家六叶，吾门三相”（《感旧赋序》）。他的曾祖岑文本相太宗，伯祖长倩相高

宗、武后，从伯義相中宗、睿宗。从唐高祖开国至玄宗凡六帝，岑门得三相。这确实比悠远的远祖更值得夸耀，对岑参的影响也更大。他的《感旧赋》就是为感念这三位先人的遗事而写的。

他的曾祖父岑文本是一个“博考经史，多所贯综，美谈论，善属文”^⑦的人，史载他十四岁诣司隶为父雪冤，“辞情慨切，……众颇异之。试令作《莲花赋》，下笔便成，属意甚佳，合台莫不叹赏。”后以上《籍田》、《三元》二颂，才名为太宗所知，拜为中书舍人。“文本所草诏，或众务繁湊，即命书僮六、七人随口并写，须臾悉成，亦殚尽其妙。”太宗因亲举文本为中书侍郎，以代颜师古。又尝与令狐德棻同撰《周史》，史论多出自文本。贞观十七年与马周并为中书令^⑧。从文本的事迹我们不难发现岑参在文学方面是有其家学渊源的，岑参骄傲地盛称曾祖“为国之翰，斯文在兹”。曾祖以文翰“一入麟阁，三迁凤池”（均见《感旧赋》）的功名道路对岑参也大有影响，岑参年青时也曾“献书西周”（《感旧赋》），在两京之间整整奔走了十年^⑨。

岑参的伯祖长倩^⑩，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垂拱间拜文昌右相，封邓国公。其结局却很惨。因公开反对以武承嗣为皇太子“奏请切责上书者”，大忤诸武意，横遭荼毒，以谋反罪斩于东市，五子同赐死^⑪。这就是《感旧赋》中所写的惨案：

当其武后临朝，奸臣窃命，百川沸腾，四国无政。
……籍小人之荣宠，堕贤良于陷阱。……既破我室，又坏我门！上帝懵懵，莫知我冤；众人沕沕，不为我言。
泣贾谊于长沙，痛屈平于湘沅！

斥上帝为懵懵，以伯祖比之为屈贾，言下大有愤激之意。岑参后来被杜甫等誉为“识度清远，议论雅正”^⑫，他做右补阙时“频上封章，指述权佞”^⑬，因此而被排挤，其性格和作风与这位伯祖颇有相似之处。

从伯岑羲也有此风，他敢于冒犯武氏集团中另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武三思。羲于中宗神龙初为中书舍人，“时武三思用事，侍中敬晖欲上书削诸武之为王者，募为疏者。众畏三思，皆辞托不敢为之。羲便操笔，辞甚切直。由是忤三思意。”迁吏部侍郎。后以守正为时议所美。加右散骑常侍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睿宗时复历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、侍中。这恐怕是岑门在有唐一代最显赫的时候了。其时，岑羲的几个兄弟及从族兄弟于侄登清要者数十人，岑参在《感旧赋》中曾写到当日极一时之盛的情况：

朱门不改。画戟重新。暮出黄阁，朝趋紫宸。绣戟照路，玉珂惊尘。列亲戚以高会，沸歌钟于上春。无小无大，皆为缙绅；颀颀印印，逾数十人。

这种有如火上烹油之盛的权势和豪华由长辈口中说来，在岑参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无疑是极其深刻的，故能写得活龙活现。然后，灾祸也随着来了。其时岑羲可能已有预感，尝叹道：“物极则返，可以惧矣！”果然，次年，即睿宗先天二年^⑭，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争权的残酷斗争中，岑羲因附太平被杀，籍没其家，亲族放逐略尽。这是岑参诞生前两年的事情。伯父身死家破的浩劫，后果严重，岑参在儿时是能感觉到那惊恐的。试看《感旧赋》：

当是时也，逼侧崩波，苍黄反覆；去乡离土。隳宗破族；云雨流离，江山放逐。愁见苍梧之云，泣尽湘潭

之竹；或投于黑齿之野，或窜于文身之俗。

伯祖和伯父由得宠到被祸的惊心动魄的经历，使岑参对白云苍狗的事事和变生肘腋的政局大有感触，也给他的心灵投上了祸福难测、盛衰无常、世态炎凉的阴影，使他从少年时代就对当时流行的老庄的哲学思潮产生了共鸣，这在《感旧赋并序》中也有反映，他落笔时不免感慨系之：

《易》曰：“物不可以终泰，故受之以否。”逮乎武后临朝，邓国公由是得罪；先天中，汝南公（按指岑羲）又得罪。朱轮华毂，如梦中矣。（《序》）

呜呼，天不可问，莫知其由！何先荣而后悴，曷曩乐而今忧？尽世业之陵替，念平生之淹留。

观夫陌上豪贵，当年高位，歌钟沸天，鞍马照地；积黄金以自满，矜青云之坐致；高馆招其宾朋，重门叠其车骑。及其高堂倾，曲池平；罗雀空惹其处所，门客肯念其平生！（《赋》）

就这样，在岑参出生时岑门已经没落了。昔日的荣耀虽然已如画脂饴冰，却始终还是浮现在他的想象之中。他不能忘记自己是“相门子”。一心想机运复来，再取功名，重振门庭。《感旧赋》云：

东海之水化为田，北溟之鱼飞上天。城有时而复（按：“复”疑，通“覆”），陵有时而迁。理固常矣，人亦其然！

他相信自己毕竟是不同凡鸟的鲲鹏，暂沉北溟，总有冲天奋飞的一天。也于是去试走祖上以文翰入台榭和从马上取功名的成功道路，然而这两条道路在他都成了失败的坎坷之途，他少不了时时发出不平之鸣。

他自视为贵族之胄，因此同人民之间的关系与同时代的某些诗人相比显得更隔膜。这方面不仅远不如杜甫，比起与他齐名的高适也很逊色。不过他那种以国士自许的气概，倒使得放歌于疆场的边塞诗大放异彩。

〔注〕

①本文于岑参的行年系诗多依据闻一多先生的《岑嘉州系年考证》（《闻一多全集》卷三）和李嘉言先生的《岑诗系年》（《文学遗产增刊》三辑）。以下各章也同。

②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九一。岑参作赋之年，从闻一多《岑嘉州系年考证》。

③《新唐书》卷七二中《宰相世系表二中》上溯岑氏世系到西周，说是“出自姬姓，周文王异母弟耀子渠，武王封为岑子”云云（闻一多按：“说本《吕览》”）。

④见《续古文苑》卷十八《大唐朝散大夫行润州句容县令岑君德政碑》。

⑤均见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二中》。

⑥《后汉书》卷十七《岑彭传》。

⑦三相事迹均引自《旧唐书》卷七十《岑文本传》。

⑧见《旧唐书》卷三《太宗纪》。

⑨《感旧赋》：“我从东山，献书西周，出入二郡，蹉跎十秋。”（岑仲勉《唐史余论》谓应作“出入二都”。见该书《仙州与岑参》。）

⑩长倩原是文本兄文叔之子，是参之叔祖（见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二中》），因“少为文本所鞠，同于己子”（《旧唐书·岑文本传》），故参亦当视如伯祖。

⑪此据《新唐书》卷一百二《岑文本传》。

⑫《为补遗荐岑参状》，《杜少陵集》卷二十五。

⑬杜确《岑嘉州集序》，《全唐文》卷四五九。

⑭此处据《旧唐书·睿宗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〇。《旧唐书·岑文本传》作“先天元年”。

二、隐 读 嵩 阳

——山水诗的试笔

岑参并没有享受过“相门子”的钟鸣鼎食的富贵荣华。在他幼年时，他的贵族之家已经式微了。

他的祖父景倩在武后时做过麟台少监、卫州刺史、宏文馆学士。父亲岑植，做到仙州、晋州两任刺史，他是明经出身，中宗景龙年间做句容县令时，有政声，县人为立德政碑。二哥岑况做到湖州别驾，大哥岑谓只做到澄县丞，岑家的官是越做越小了①。

岑参生于开元五年（717）②。他的童年是在润州（今江苏省镇江市）度过的。他出生时，父亲岑植正在润州供职，第二年（开元六年）父亲除仙州（今河南省叶县）刺史③，岑参仍留居原地，直到六岁。以后他虽然再也没有重回润州，但是常在诗里怀念那里的海日江楼④。

六岁时，父亲迁晋州（今山西省临汾县）刺史⑤，岑参随父到晋州，在这里住了八、九年⑥。父亲岑植爱好文学，不废吟咏。张景铄《岑君德政碑》文里有这样的记载，那是岑植做句容县令时的情况：

每至星摇剑室，月下珠潭，菱津回棹女之喧，桃径咏
稚童之乐，临万家之井邑，眺千里之风烟，良谈闲起，清

文不辍。

可见其雅兴不浅。岑参在父亲的熏陶下，九岁就开始作文⑦。在古老的汾水边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。成年以后，对这里还是旧情依依：

此地曾经往，今来宛似归。可怜汾上柳，相见也依依。

——《题平阳郡汾桥边柳树》

西原驿路挂城头，客散红亭雨未收。君去试看汾水上，白云犹似汉时秋？

——《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》

少年岑参正逢开元盛世，当“秋风起”、“白云飞”时，他在汾河边上缅怀过“泛楼船”、“济汾河”（汉武帝《秋风辞》）的汉武帝的宏图大业。不过安史乱后在虢州作此诗重提旧事时，心情显然是不大相同了。

岑参过了十来年州府公子的生活，他的父亲去世了⑧，他便落入“早岁孤贫”（杜确《岑嘉州集序》）的境地。他毕竟有一些父亲的遗产，“无负郭之数亩，有嵩阳之一丘”（《感旧赋》），在登封（旧名嵩阳，今河南省登封县）父亲留下了一些房屋田地。岑参“十五隐于嵩阳”，已是在父亲去世之后，两个哥哥担负起教养弟弟的责任，早年失怙的岑参于是从兄受业，在嵩山地区的山村草庐中攻读了五年。他正当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之年，发愤用功，曾在《感旧赋》里回忆说：“荷仁兄之教导，方励己以增修。”杜确《序》里也说他“能自砥砺，遍览经史”。他已经没有条件依靠门荫求仕，为了继承先辈的宦业，得准备应考当时盛行的进士科以入仕途，于是刻苦地秣马厉兵。岑参一生热心于治国平天下，立身扬名，这种浓厚的儒家思想，也正是在长期攻读

典籍的过程中逐渐定型。当时的进士科考试除贴经、策问外，是要加试诗赋的，岑参无疑在这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，所以这五年的隐读也为今后的诗歌创作打下了文学方面的坚实基础。

登封县北的中岳嵩山，自古是天下名山之一，又名嵩高，山势峻拔，挺立在豫西群山中。东谓太室，西谓少室，相去七千里。伊、洛两河流经山之西北注入黄河，颍水发源于山南流入淮水。古往今来，山颠水畔，不知留下了多少英雄、隐者的传说和仙人、方士的神话，使这片土地笼罩着浓厚的历史色彩和神秘气氛。岑参就是在这环境中过了五年隐读生活。

他最初结庐在太室山南麓⑨，后来迁居少室北面的缙山（今河南省省偃师县东南）西峰草堂⑩，那里风景绝胜，少室诸峰开门可见，洛水征帆历历在目：

结庐对中岳，青翠常在门。遂耽水木兴，尽作渔樵言。顷来阙章句，但欲闲心魂。日色隐空谷，蝉声喧暮村。……片雨下南涧，孤峰出东原。……野霭晴拂枕，客帆遥入轩。……伫立云去尽，苍苍月开园。

——《缙山西峰草堂作》

他在读书之余，即盘桓于林壑泉石之间。他在少室山下的南溪、伊河畔的陆浑都有别业⑪。南溪是颍水的左源⑫，春天他来到这里，打扫竹径，举樽夜饮⑬。他在黄河北岸的王屋山区东谿旁也住过⑭，那里的生活别有情趣：

山店不凿井，百家同一泉。晚来南村黑，雨色和人烟。霜畦吐寒菜，沙雁噪河田。隐者不可见，天坛（按：王屋绝顶山峰名）飞鸟边。

——《宿东溪怀王屋李隐者》

闲暇时，就和那些隐者、王孙、道士、僧人来往⑤。总之，这位年青诗人的隐读生活过得既紧张又愉快，以后他常在诗里怀念旧居，这段生活成为他一生中亲切的回忆⑥。

当时唐玄宗正在大兴道教，道士司马承祯两度至京，吴筠待诏翰林，玄宗甚至要嫁公主给道士张果，道教真是风靡一时⑦。文人名士多以学道为清高，如大诗人李、杜都有过这类经历，有的并且以此邀名求誉，作为进身之阶。嵩山是当时道教的渊藪，又靠近东都，不啻是西京的终南，并称为仕途捷径⑧。唐朝开国以来的几代皇帝高祖、太宗、高宗、玄宗对嵩山的几代道士王远知、潘师正、刘道合备加敬礼。玄宗为潘师正弟子刘道合建“太一观”于嵩山隐所，并按其另一弟子司马承祯的意思在五岳各置真君祠，以承祯在王屋山所居处为“阳台观”，亲自题额。（《全唐诗》中还存有唐玄宗《王屋山送司马承祯还天台诗》）在这种气氛中，隐读于嵩山、王屋的岑参深受道教思想影响是不待说的了。他是学过道的，诗中曾经说到“早岁爱丹经，留心向青囊”（《上嘉州青衣山中峰》），“早年好金丹，方士传口诀”（《下外江舟怀终南旧居》），就是明证。怪不得他在嵩山时期留下来的风景诗里，时时夹杂着这一类淡乎寡味的老庄之言：

……曩闻道士语，偶见清净源。隐几阅吹叶，乘秋
眺归根。……栖迟虑益澹，脱略道弥敦。……尚平（按：
即东汉向子平，好黄老）今何在，此意谁与论？……

——《辋山西峰草堂作》

……稀微了自释，出处乃不同。况本无宦情，誓将

• 11 •